

成都，体育让人民生活更美好

新华社记者陈地、袁秋岳

从跑步、骑行、羽毛球到攀岩、轮滑、皮划艇，世界最长的绿道系统密织成网，成为前沿时尚的“赛道”，“15分钟健身圈”正在成都市民的“家门口”呈现。借助体育，成都正变得更加智慧、更有品位、更为宜居。体育，正让成都人民的生活更加美好。

“体育”——一张崭新的城市名片

提起成都，“火锅”“冷淡杯”“麻将”……这座西部的旅游城市是无数人休闲娱乐的向往之地，然而如今，它又多了一张崭新而亮眼的名片——“体育”。

行走在位于成都龙泉驿区的东安湖体育公园，恢宏的规模和超现代化的设施令人震撼。这里由“一场三馆”组成：4万人大型甲级体育场、1.8万座特大型甲级体育馆、小球馆、大型甲级游泳跳水馆。从空中俯瞰公园，通过上万块彩釉玻璃的拼装，一只宽度约46米、总面积约27000平方米的“太阳神鸟”图案显示在世人眼前。就在六月，这里刚被国际大体联正式命名为“世界大运公园”，这里，便是第31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的主场馆。

不仅是东安湖体育公园，近两年来成都已先后建成天府奥体城、凤凰山体育公园等一大批现代化体育场馆，这座城市的“体育地理”正在被重塑，而办好大运会，正是成都当下建设“世界赛事名城”的“第一棒”。

根据2020年《中国城市海外影响力分析报告》，成都的海外影响力和国际体育赛事指数均在全国名列前茅，而2020年成都体育产业规模也已突破800亿元大关。作为中国最具体育活力和体育人口最多的城市之一，成都是充满激情的：全民参与，共建共享，“谋赛就是营城，营城就是惠民”。

未来几年，大运会、2022年世乒赛、2023年男足亚洲杯、2024年汤尤杯、2025年世运会等一系列大赛都将相约成都。体育，让成都更加时尚和国际化，已是成都最为亮眼的名片之一。



在文轩体育文化中心的轮滑冰球馆内，爱好者们在进行旱冰球比赛(6月11日摄)。

新华社发(成都市体育局供图)

体育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

在一个工作日的夜晚，位于成都文轩体育文化中心的谦九龙羽毛球馆内，几十名年轻人正在十余片场地上挥汗如雨。负责人谦九龙感慨地说：“每天来打球的人很多，大多都是附近上班的白领。要在几年前，我们许多成都人下班就是喝酒、烧烤，明显感觉身体素质在下降。我就是这样，所以才开的这个球馆。”

行走在羽毛球馆所在的文轩体育文化中心，除了较为普及的篮球馆、羽毛球馆、乒乓球馆等，冰球馆、轮滑冰球、旱雪馆、水下曲棍球等小众、新潮的项目也一应俱全。“我们这里有20多个体育项目，应该说是目前西南地区最具规模的体育综合体。”文轩体育中心总经理滕伟说。

“我们这里曾经是一个印刷厂，但2015年搬迁后这块75亩的地就空出来了，我们经过反复论证，认为这里跨度大、开间大，而且附近是以白领、写字楼为主的业态，发展充满活力的体育产业应该最为适合。”滕伟介绍，从2018年正式营业开始，20多个体育

项目在一起的聚集效应逐渐显现，面对在附近就业的3万余白领人群，体育中心每到夜晚灯火通明，在周末更是可达单日3000人次，“我们是顺势而为，最关键的还是人们的运动意识被唤醒。”

在位于成都麓客岛的达根斯马术俱乐部里，年轻的妈妈伍夏正站在场边，认真地看着7岁的儿子在教练的指导下学习马术，近三年来她每周都坚持带孩子来上课。“过去我们一到放假或者周末都是带孩子去补许多文化课，但我越来越觉得选择一项孩子适合的体育运动十分必要。像他有些急躁，我就希望他通过学习马术变得坚强、遇事沉着，同时也亲近自然，健康体魄。”

体育让生活更美好

居于成都南面的江滩公园，总面积约540亩，是成都最大的滨河生态公园。近两年江滩公园以锦江绿道及相关体育空间为核心载体，如今已成为成都文体商旅融合发展的一个新场景。

暑假的一个周末上午，记者在成

都市高新区江滩公园随处都能看见锻炼的民众，泳池里孩子们嘻嘻耍闹，沙滩排球场上欢呼声不绝，碗池滑板运动场上训练的专业滑板运动员更是引来围观者的阵阵尖叫。

在公园外围还有一条长长的双色跑道，属于成都市累计建成的4000多公里的天府绿道的一部分，不少市民在这里慢跑健身、休闲散步，还有许多小朋友在这里骑平衡车、滑板车。而在公园的另一头，一系列“科技+运动”的交互式智慧健身设备让传统的体育健身方式更为多元和富有趣味性，市民、游客通过扫码付费可启动运行如竞速单车、光感攀岩、电竞足球、能量跑酷等体育娱乐项目。

如今，龙舟赛已成了麓湖社区居民每年最期待的活动之一。麓湖公园社区党委副书记徐荣棣告诉记者，尽管该社区常住人口只有3000多人，但却拥有近60个各式社群，其中超过一半是关于体育的，“龙舟群”便是其中之一。“我们的龙舟赛已经办了三年了，今年参赛队伍扩展到了社区外，共有50多支队伍，600多人参赛，热闹吧？”

新华社成都8月16日电

我们的队伍正青春！

新华社记者郑昕、张晨俊

常言道“艺体不分家”，这在42岁的吴艳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既是知名的舞蹈表演者，也是健身腰鼓的创编者，她在革命圣地陕西延安教出的广场舞团，正如火上浇油、青春澎湃。

出生在陕西最北的城市榆林，吴艳20岁时进入延安市安塞区民间艺术团，这里正是驰名中外的陕北安塞腰鼓的发源地。“近水楼台”求教于当地名师，逐渐发掘出腰鼓造势，而此时秧歌、腰鼓等文艺活动的体育属性也开始显现。在国家体育总局社会体育指导中心的牵头下，健身秧歌与健身腰鼓在21世纪初相继推出，其中健身秧歌已出到第八套，深受国内广场舞者喜爱。

秧歌与腰鼓既是全国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为数不多向全国推广的地方性健身项目。2008年首套健身腰鼓问世时，吴艳就参与其中，负责演示动作是否连贯合理。转眼到2020年第三套健身腰鼓开始创编时，她已经成为延安市歌舞团的一名演员，并兼任国家体育总局社会体育指导中心全国健身秧歌(鼓)推广委员会副主任。

“虽然第三套与第一套的时长都是4分多钟，但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创编理念已经有了很大变化。”吴艳说，首套健身腰鼓更接近文艺表演中的安塞腰鼓，动作幅度大、难度高，并不完全符合中老年人的健身需求。即将正式推出的第三套，保留着传统腰鼓的奔放豪迈，却在动作设计上更轻巧，在美观的同时降低了上手门槛。

老区群众参与体育锻炼已蔚然成风，这里更有十四运会唯一名称中带有“全民健身”字样的场馆。作为陕西延安新的体育地标，在2020年6月建成的延安全民健身运动中心位于

延安新区，面朝延河遥望宝塔山，与附近延安大剧院、文化公园、延安国际滑雪场形成圣地的“文体组团”。

这里的体育馆，将是十四运会摔跤项目的比赛地。

负责场地运营的延安新投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崔凯告诉记者，延安全民健身运动中心总占地面积660余亩，其中体育馆建筑面积2.8万平方米，共设座位6000多个。与常规体育中心“一场两馆”的配置不同，这里在体育馆与游泳跳水馆的连接处还设置了室内全民健身中心，市民可以进行篮球、乒乓球、羽毛球以及健身操舞等的培训和锻炼。

崔凯表示，体育馆建成至今已举办过包括全运会测试赛在内的多场赛事活动，全民健身中心也已向公众开放并展开一系列青少年培训。“这里是延安开展全民健身的重要平台，未来我们还将室外设置老年人与青少年活动中心，开展门球、广场舞、拓展训练等，满足不同年龄段群众的健身需求。”他说。

基于全运会的临近，以及推广第三套健身腰鼓的需要，吴艳在今年被抽调至十四运会和残特奥会延安市执委会，不仅要带着舞团队员录制健身腰鼓的视频，还要谋划接下来在全国各地的推广活动，忙得不可开交。近日，国家体育总局公示2017-2020年度全国群众体育先进个人拟表彰对象名单，吴艳成为其中光荣的一员。

“这个荣誉是给所有延安老百姓的。”她说，“腰鼓是从咱红色圣地打到全国的‘胜利鼓’，相信也一定能让健身群众越打越年轻，越舞越有朝气。”

新华社西安8月15日电

奥运健将背后，一所基层青少年体校的“大浪淘沙”

新华社记者邓倩倩

这个夏天，中国运动员在东京奥运会上的精彩表现，让观众心潮澎湃。他们，是体坛的佼佼者，当中一些人从小就进入体校走上体育之路。

从福建省青少年体校走出的李发彬、黄东萍等人夺得本次奥运冠军，体校师生们一同在体育馆的大屏幕前见证了荣耀时刻。这些尚在日复一日训练中成长的“小苗”，也是冠军运动员们的少年模样，他们又将怎样拥抱未来？

通往“金字塔尖”的路，从这里开始

每年，体校的教练们会例行下基层选苗子，或从省内大小赛事中物色。17年前，李发彬和黄东萍就是这么被选拔到福建省青少年体校的。

来自泉州南安水头的李发彬当年还是个11岁的少年。省体校举重教练陈孝铭清楚记得，在南安少体校初见李发彬，他身材瘦小，体重只有29.5公斤，抓举20多公斤，挺举40多公斤，“这个成绩不算好，但是他的身体柔韧性和协调性很强，是个好苗子”。

选材上，不同项目各有特点。这就考验教练们“慧眼识人”的功力，发掘出有潜力的孩子，除了基础身体素质外，还有爆发力、协调性、拼劲和吃苦精神等。

刚到体校的孩子大都十来岁的年纪，他们半天学习文化课，半天训练。“长身体阶段的训练强度不能过大，要以打基础和技术训练为主，拔苗助长会适得其反。”陈孝铭强调，“此时的积累决定日后能走多远，要求上还得严厉。”

李发彬回忆，小时候淘气贪玩，经常被教练罚，但他迫切希望得到教练表扬。追逐优异成绩的他，很早便表现出过人的举重才能。2006年全国少年儿童举重锦标赛上，李发彬获得



八月六日，来自福建龙岩的谌有祺在福建省青少年体校举重馆内训练。

新华社记者林善传摄

抓举、挺举、总成绩、个人总分四项第一。

在体校里，孩子们为获得专业队“入场券”过五关斩六将，而只有坚持到最后才有可能成为真正的强者。

一次，李发彬因训练时不在状态被教练赶出场地。受打击的他也因成绩难以突破感到灰心，写了一封长信给教练说要退役。陈孝铭了解此阶段孩子的心理波动，急忙找他谈心，解释道：“批评你是激将法，不能满足于现在的成绩，将来是要拿世界冠军的！”

世界冠军的目标也一直激励着李发彬。经过五年的体校训练，他被选拔到省体工队，正式成为职业运动员，三年后入选了国家队，几经起伏，才有了现在的成就。

据统计，福建省体校输送生源到省专业队的比例为35%左右，共产生过9位奥运冠军、60多位世界冠军。其中，举重是福建的传统优势项目，体校先后培养过石智勇、邓薇、吴景彪等世界级举重名将。羽

毛球也是体校往专业队人才输送率最高的项目之一，前有“全满贯”选手林丹，今有羽毛球混双奥运冠军黄东萍。

黄东萍的教练陈红说，这是一代人传承的优良传统，更靠个人的刻苦勤练。像黄东萍，7岁开始在市体校学习羽毛球，11岁进入省体校，13岁入选省队，一路走到“金字塔”顶端极不容易，而且越往高处波动越大、竞争愈激烈。

在教练们看来，竞技体育具有生命周期，若没能在一定的时间点实现向上跨越，就面临着分流和另寻他路。

大多数的他们，未来几何

省体校目前共有1100余名学生，从小学到初中，来自福建省内各地乃至省外。训练科教师邱汾桦说，体校的学生来来去去，拿冠军的是凤毛麟角，但体育为大多数人打开了另一条路。

暑期，体校文化课放假，正是各项

目集中训练的时候。原计划8月份的省赛，因疫情推迟了，但各场馆里学员还是挥汗如雨，时刻为下一场赛事准备着。举重馆里，队员们一遍遍重复着熟悉的动作——把杠铃提置肩际，继而一鼓作气举过头顶。14岁的谌有祺去年9月份进入体校，如今可以在73公斤级达到挺举130公斤水平。

他个子不高，肌肉壮实，颈部磨出了撑杠铃留下的茧。谈及来体校的初衷，他说，自己对举重感兴趣，也希望拿金牌奖金补贴家用。未来，他打算回到普通高中继续读书。

“像谌有祺这样的学生不少，练体育的孩子很多来自农村，比较能吃苦，体育可以弥补他们文化课的不足。”陈孝铭说，现在也有不少城里孩子来练羽毛球、网球等项目。专业队员的苗子可遇不可求，但体育特长生也是不错的出路。

在运动员序列中，从高到低分为：国际运动健将、运动健将、一级运动员、二级运动员、三级运动员。据高招政策，二级运动员及以上有机会走体

育单招或高水平运动员的途径考大学。

初中毕业于体校的陈杰婷，后以体育特长生考入家乡的福安一中。今年，她通过高水平运动员测试，如愿以偿地考入云南大学体育教育专业。她说，最累的是高三那段日子，课余时间起早贪黑训练，还要花更多功夫弥补落后的文化课。

“但这一切都值得，收获很多与众不同的经历。”陈杰婷说，运动员葛曼棋是她的偶像，以后她将以大学生的身份去比赛，尽可能在这条路上走得更远。

送走一批又一批学生，田径教练俞华秀说，多数大学的特招包含田径项目，因此练的人最多，如果他们练不下去了，则建议转到其他项目。若不适合体育，一般会尽早让孩子回到文化课的正常轨道。

从体校走出的学生们，有人继续从事体育相关行业，如体育教师、健身教练等，也有人改行他业。早年毕业于体校的郭毅斌如今经营自己的餐饮企业，在他看来，体育对人的意志、心性的磨砺伴随终身，还能从中收获珍贵的友谊。“即使是陪跑的运动员，人生路也各有各的精彩。”

“文”“武”之间，体校何去何从

近年来，文化课对体校生的重要性越发凸显。在体教融合的推动下，省体校作为搭建在基层学校与省优秀运动队之间的桥梁，正面临着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体系的变革和挑战，需重新找准自身的定位。

福建省体校创办于1974年，几经变迁，曾因场地原因，规模逐渐缩小。2016年，省体校迎来“春天”，在福州市郊开辟了320亩新校区，标准的400米室内田径场、恒温泳池、模拟举重台的训练馆、宽敞的球类馆及综合馆、图书馆等应有尽有，被国家体育总局认定为“国家重点高水平体育

后备人才基地”。

“对标专业队，体校目前有19个训练项目并在继续扩充中。”任教文化课30多年的校长黄元新说，有了硬件保障，最担忧的还是文化课水平。“将来选择高校高水平运动员的人越来越多，文化课对他们未来的发展至关重要。”

对于体校生来说，学籍仍在原校，而体校文化课要求低，日常训练占据一半的时间，难免形成普遍“重武轻文”的风气。如今，竞技体育的指挥棒则将文化设为门槛。

自2015年起，国家体育总局规定，奥运项目的青少年运动员在参加全国性体育比赛前都将统一参加文化考试。这意味着，如果文化考试不通过，即便能力再强也无法参赛。

这项规定给教练们施加了一定压力。陈红戏称自己是个保姆式教练，既扮演父母亲的角色，还作为孩子文化课的监护人，最后才是训练。每星期，她都要给队里的孩子检查作业和学习情况。

“孩子年少，学会做人要摆在训练之前，读书是塑造他们道德品行

的关键，不能松懈。”陈红说。至于如何从原有模式中突围，各地仍在探索中。为了提升体校的文化课水平，黄元新表示，省体校正与当地中小学协商共建，由体校为中小学提供体育训练指导，同时获得普通校文化课师资的加持。

作为过来人的女排冠军徐丽丽，如今是福建师范大学体育科学学院副院长。她认为，文化与体育不是割裂的，提升文化水平有助于理解体育项目的理论性和技术性，同时以体育精神去学习文化课也能更快精进。“决定体育生未来的不只是文化课，但为了拥有美好的未来，文化必不可少。”

新华社福州8月16日电